

第一章

欢乐的又是忧郁的童年

一、路翎出生在苏州，不是南京

路翎一生困窘。年轻时失学、失业，经常没有地方住，到处打游击……但他却出生在一个舒适宽敞的花园式的大宅院里。这就是他的长篇巨著《财主底儿女们》（下简称《儿女们》）中的蒋家园林。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士大夫文化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表现士大夫精神情趣的，除了留在文化典籍里的东西外，当然还有别的。仅私家园林一项就非常壮观。所谓“无声的诗”，“立体的画”。或曰“凝固的诗”；“流动的画”（叫做“景随人移”）。它充分地体现了士大夫阶层的哲学理想——“天人合一”、“心物感应”，也体现了士大夫阶层的审美情怀——幽闲静逸。根据《苏州府志》记载，仅其一地的明代私家园林便有 272

处，清代有 130 处，现在也还有 100 余处。最有名的如沧浪亭、留园、拙政园、网师园、狮子林……等等。

现在要说的不是名园，却也相当不错。

苏州人民路西侧，有一条小巷，叫仓米巷。

这仓米巷有三家不错的园林。

巷南的“汪道台”家，巷北的“史道台”家和蒋学海家。蒋学海是《儿女们》里蒋捷三的原型，字志耕。汪道台的家族到这个世纪中叶，已经全部散居海内外，已无人在此居住。然而残留的房子还在，用大铁锁锁着。时光和小偷已将这些房子里的东西剥蚀、偷窃殆尽。但是这些破败、空虚的屋子依然在低低地诉说着昔日的繁华。巷北的史道台家，现在属于苏州光学仪器厂所有。但因据说是“文物”，所以尚保留了一些残迹。比如“半园”这名称。在原来屋子的门口有个“半园小吃部”，院子里还有个实际的“半亭”，几个大厅也还在。如“楠木厅”，别的厅的名字已无人知道。此园本是晚清乾嘉学派著名经学家俞樾，也是“红学家”俞平伯的曾祖的第宅园林，后为史道台“以千缗购得”。史道台请俞樾为记，得名“半园”。

据地方志记载，此半园亦称“南半园”，占地 0.92 公顷，与苏州的另一个名园——白塔寺东路的“北半园”遥相媲美。因为此园的假山、亭子、池塘、松林等等，均被路翎借用到《儿女们》中的蒋园里去了，所以在此对“半园”做如上介绍。

与史家园林相隔一条窄巷毛家弄的蒋家园林，其规模气度均比“半园”要小。它的宽度大约是三个标准的“石窟门”房子，纵深与“半园”一样，一直通到后面一条巷子：大石头巷。再者，从墙——等级地位的象征，和“门”的情况差不多——这一项来看，也差了许多。“半园”的墙，一砖到顶，几乎高及屋脊，苏州人称“风火墙”。蒋园的墙只有一人多高，然而，蒋

园的名气却并不在“半园”之下，因为路翎的名著《儿女们》取材于此；不仅是园林，主要事件、人物都来自这里。这些“财主的儿女们”就在这座园林里构建他们的理想，施展他们的才能。在这里竞争、角逐，最后，也埋葬、毁灭着这个名园。

蒋园占仓米巷两个门牌号：35、36。路翎出生在35号。此巷约长50米，宽两米多。碎石子铺地。这35、36号门前有两面照壁，照壁建在园林对面的土丘下。蒋家人管土丘叫“高墩墩”是蒋家的财产。

路翎家住的35号有四扇门，关两扇，开两扇。门旁挂有一块牌子：西医外科赵振寰。大门进去是门堂。门堂两边两间房，其中一间是赵振寰的诊所。门堂进去是一个不大的天井。天井对着客堂。客堂两边是卧室。路翎出生在西边的卧室。客堂后面是个花园。花园两边有灶房、储藏室、柴房之类的附属建筑。总之，路翎家住着一套两进带花园的院落。

路翎生在蒋园的一侧，因为年纪小对于蒋园所知甚少，但路翎却在以后的日子里，跟着祖母（实际上是外祖母）经常出入蒋园。这应当就是路翎能够写出像《儿女们》这样的巨著的少年记忆和经验的储备了。

1923年1月23日（按阴历算是1922年腊月初十）路翎出生了。取名徐嗣兴。这是祖母的愿望，盼望徐家人丁兴旺的意思。

嗣兴属狗，但1922年的狗属，一直延伸到1923年2月15日。如果说，路翎的出生年月在不同版本的书、报、刊中比较混乱的话，就是这么造成的：处于阴历和阳历交替之间。

这之前，徐家的人丁是不大兴旺的。

1909年（宣统元年）嗣兴的祖母蒋秀贞（《儿女们》里蒋秀贞的原型）三十二岁的时候，丈夫徐沛泉（路翎写作徐庆

泉）因病去世。留下儿子徐锡润（路翎的舅舅）女儿徐菊英（路翎的生母）。蒋秀贞是蒋园主人蒋学海的三妹，本来是嫁到南京的。丈夫徐沛泉当时开着一片白行，是一种专门经销未染蚕丝的商行，蒋学海有资金投入。蒋学海的大女儿蒋蔚文（《儿女们》中的蒋淑珍的原型）在南京读书时，就每月到大姑父的白行支十元用费。

蒋秀贞靠丈夫留下的一点遗产带着两个孩子清苦度日。这样一年一年地盼下来，徐锡润长到了十八岁，母亲把他送到一家店里去当了学徒。不知为什么，上天偏偏不理解这位母亲的心，就在儿子可以为徐家支撑门户的时候，突然得了白喉病，猝然夭折了。蒋秀贞年轻轻守寡，只是因为有这个宝贝儿子在，现在，她唯一的希望没有了，她绝望得不想再活下去了。她一头撞在儿子的棺材上，满地打滚，哭得死去活来。

蒋学海见状，就把三妹一家接回苏州，让她一家住在蒋园的一侧，仓米巷 35 号。并且经常照料、接济她。这里即是路翎真正的出生地。

1922 年徐菊英与河北保定医学院毕业的外科医生赵振寰（路翎写作赵树民）结婚。与徐菊英同年的蒋慰祖曾送了喜联。这个蒋慰祖是蒋家的宝贝。蒋学海的夫人陈氏，就是《儿女们》里所称的“蒋家母亲”。这位“蒋家母亲”只生二女，于是奉母亲罗太夫人之命蒋学海又娶了第二房汪氏——不做纳妾。汪氏第一胎就生了个儿子，蒋家高兴地将此子取名慰祖，表示他的出生安慰了祖宗。徐菊英的婚礼蒋学海家自然也是送了礼的。

徐嗣兴的姓徐，实际上是徐菊英与赵振寰这个上门女婿结婚时就说定了的。徐家的真正家长是蒋秀贞。她的儿子早逝，于是以女代子，招赘纳婿，执掌家业。企望徐家从此兴旺发达。

赵振寰长得高大魁梧，性情活泼，吹拉弹唱，无所不能。善拉胡琴，吹笛子、吹箫，京戏尤其唱得好。同辈的蒋慰祖，经常和姐妹们去找赵教京戏。

夏天的夜晚，小辈们围坐在蒋家的葡萄架下，听赵讲故事。赵讲的鬼故事，把这群少爷小姐吓得胆战心惊，害怕异常，但越是害怕，越是要听。笔者以为，路翎身体的结实，善唱歌，能演戏，能言善辩，肯定与他的生父的遗传有关。另外，以后表现出的刚烈、不驯服，也与其父的性格颇为相同。

赵结婚后，在自家门口挂牌开了一家私人诊所。然而，在这座小小的苏州城，在人们大多相信中医的情况下，有几个来光顾这西医外科呢，且不能做大手术，只是些红汞、碘酒、硫磺软膏之类？“上门女婿”本无多高的地位，又加之挣不来钱，那日子是不会好过的。赵振寰几次要回保定开业。有一次，赵是已经走出仓米巷口的了，嗣兴的母亲还是叫佣人冯兆贵（《儿女们》里冯家贵的原型）去把他叫了回来，从此徐家就口角不断了。

1924年，嗣兴的妹妹徐爱玉出生。

1925年春夏之交，蒋家的许氏夫人（蒋学海的四房）有事去徐家，见赵振寰躺在藤椅上，一只鞋掉在地下。她拾起鞋去给他穿。但走近一看，赵的脸都紫了（可能是服毒。蒋氏族谱在这一栏里用了“自戕”一词），许氏夫人当即晕倒在地。

赵死后不久，说是屋子经常闹鬼，徐家于是搬去了南京。这时嗣兴三岁。许氏夫人在赵死后不久，得了黄疸病，是年秋天去世，据说是吓破了胆。

搬去南京后的徐家，仍经常与蒋家联系，那穿梭其间的当然为嗣兴的祖母。对于到富家的亲戚蒋家作客，小小的嗣兴是难以忍受的。他每每羞于见“舅爷”，经常是躲在祖母的背后。

《儿女们》中的陆明栋有着作者自己的影子：祖母让他叫“舅爷”；陆明栋畏缩地站着，脸死白。祖母捣他……“进屋之后，”“姑妈在火边坐下来，低声谴责孙儿，因孙儿不懂事而痛苦着。”

蒋家闹财产纠纷时，姑妈也带着孙儿去了。小说中这样写道：

“‘哥哥，亲哥哥，哥哥……！’老姑妈在门前激动地喊，小脚乱闪，老姑妈带着十二岁的孙儿陆明栋。她和小孩身上都有雪。”当哥哥问起她的生活时，“‘说来话长，哥哥。’姑妈叹息着，望着窗子，在膝盖上摆好手，说，‘自从您妹婿去世，一串痛苦的光阴！儿子死得早，女儿呢，又这样……’”，哥哥告诉她说，要给孩子一些东西，而且马上叫人拿来首饰匣，选了一对巨大的绿玉手镯给她做纪念。

以此推断，那位“苏州首富”的大哥是经常接济遭了难的徐家的。

当然，这是小说，《儿女们》也不完全是写实的，但主要人物关系，情节结构，却大体来源于蒋家和路翎童年这段不平常的经历。如果不是与蒋家的密切关系，在小说中如此具体、完美地表现蒋氏家族的兴衰史，即便是天才如路翎，那也是不可想象的。

1925年，仅仅三岁的嗣兴当然不记得苏州的事，也不知道他的母亲为了他和妹妹的生活，给他找了一个继父。继父张继东，湖北汉川人，地主出身，大学毕业，在南京城南救济院工作，后来在国民政府会计处工作。他不会经营，也无背景，完全靠薪金维持一家的生活，每月大概有80元左右。并随时存在着失业的威胁。然而，他必须实践他的诺言：保证善待两个孤儿，并供他们上学。所以，好多情况下，张继东是没有什么好

心情的。

嗣兴知道事的时候，是五岁上小学以后。但从晓事起，就又必须承受另外一重精神负担。那就是同学们喊他“拖油瓶”。

《儿女们》里，有一段描写颇像路翎的遭遇。在陆明栋决定出走的前一天晚上，他的继父陆牧生从来未有的高兴，决定要给他姐弟俩十元钱。

陆明栋流泪了，陆明栋低头，眼泪落到地板上。

“明栋，你接住吧。”祖母忧愁地说。“谢谢你！”陆明栋小声说。……

是的，他们从来没有这样待我！我们是多么可怜的人啊！我多么负心啊！今天以后，只有死能够报答了！“……

这样地刻骨铭心啊！

在路翎文学之旅刚刚起步的时候，路翎曾对待他如父般的胡风诉说过自己的忧郁的童年：“我没有父亲，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长子还是矮子，快乐的还是悲苦的。他在我一两岁的时候就死去了。我只知道他姓赵（这个姓在祭祖的日子我家里就默默地想起他来。在母亲和祖母，她们是忌讳的，它也使我感到痛苦）。这里的家是我的母亲的后一个丈夫，他是一个公务员，是精神的赤贫者，有小感情：愤怒、暴躁和慨叹。”“我的童年是在压抑、神经质、对世界的不可解的爱和憎恨里度过的，匆匆度过的。”^①

路翎的感觉没有欺骗他。他的最亲近、最信任的两个人，祖母和母亲确实隐瞒了他的生父的情况。当然，这件事对这两个

引自《胡风路翎文学书简》，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9 页

女人来说，又确实是难以说出口的。她们有自己的隐痛，有自己的歉疚。而且为了藏匿路翎生父死因，连带着将路翎出生地有意地改为南京，使得很长一段时间内，路翎的生平从开端便出现了谜团。事情一直到了这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才有了一点新的信息。

比路翎大八岁的三舅蒋继三，也叫蒋绳祖。这个人就是《儿女们》里蒋纯祖的原型。当然，蒋纯祖的后一段生活属于路翎自己，和路翎自己的理想。

1989年末，蒋继三给路翎寄了一封信。信中附了蒋氏宗族的族谱，还有有关的一些资料。过了四个月，路翎给蒋继三回了一封模棱两可的信：“家中的事我的记忆——我在《书信集》年谱^①内所写是根据我的祖母、母亲的谈话。和你说的有一定的差别。当然你说的许多事是值得供参考的。”蒋继三接到信后大为愤愤，在路翎的信的背面批道：“受人愚弄是不容易醒悟的。何况是受了自己尊敬的祖母和母亲的隐瞒呢！须知她们是有隐痛与歉疚的。所以出此下策。我很遗憾！”

对路翎来说，要彻底改变自己已经成为了现实的历史，一要证据，二要承受各种压力，承担各种风险。这都不是一个经过了二十几年监狱、劳改、监督改造的生活后，刚刚安定下来，业已年过七十岁，时时在精神病的折磨中苦度日月的老人，所能担待得起的。比如，1979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再判决书”（路翎的第一次平反）中就这样写着：被告路翎，资本家兼地主出身。好不容易在第二次平反中得以取消了这可怕的头衔，如果再折腾一次，岂不要了风烛残年中的路翎的命了？

^① 指《路翎书信集》中由路翎手订之“年谱”部分，漓江出版社1989年版。

二、母子校友

1927年春天，徐嗣兴五岁，考入南京莲花桥小学幼稚园高级班。夏天，转入莲花桥小学一年级。

莲花桥小学位于南京城北——现在也要算中心区了——珠江路，即现在的珠江路小学。

这所小学有悠久的历史。1905年成立，当时叫江宁实验小学。几易其名，在嗣兴上小学期间叫莲花桥小学。莲花桥小学这个名字叫得最长，也叫得最响。它的老师多来自南京中央大学，好多都是抱着教育救国的思想来教书的，他们的工作非常出色。路翎在回忆他的老师们的时候，充满了敬意，记得他们的名字，以至话语、表情。莲花桥小学的一切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座小学在当时，与陶行知所办的南师附小（现在的师大附小）齐名。抗战时期，共产党的地下党支部设在该校。这也就是路翎童年所以受到浓郁的爱国情绪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

嗣兴的母亲也从莲花桥小学毕业，母子俩还是校友呢。

当小小的嗣兴背着书包走进校门的时候，他面前出现的是一排高大——在孩子看来是高大的，其实一般——的房子，房子中间是“宽大”的通道。通道左边是图书馆，右边是事务室，过了通道，进到一个不很大的院子。院子正面是大礼堂。礼堂前面矗立着几面大镜子。嗣兴跟其他的孩子一样，到镜子前面去正正衣冠，然后到自己应当去的地方。

头半年，嗣兴当然是去幼稚园。幼稚园就在这个院子左边的另一个小院子里面。小院子的头上，有一间很漂亮的房子。门口挂着一块竖牌子：音乐室。这可能就是嗣兴学会唱歌的最早

的地方。幼稚园的设备齐全：滑梯、翘翘板、转椅、秋千……这种地方应当有的都有。这里曾是嗣兴的乐园。

等到嗣兴升入一年级后，就绕过大礼堂旁边的小过道，进到里边的大院子里去了。大院子里有两组建筑群。前面的一组是一幢又一幢的瓦顶平房，后面的一组有两幢大楼。一幢是三层的灰楼，一幢是红色的四层楼。这两组建筑都是教室。据说，这些房子太破旧了，将被拆掉。不过，当年可是相当壮观的建筑哟。教室的旁边就是大操场了。

嗣兴所在的那几年，莲花桥小学有学生九百多人，算是大学校了。

1931——1935年间莲花桥小学成立了童子军和学生自治会。据路翎回忆，当年他也是童子军，也穿童子军服。男孩是黄色的衣裤，女孩是黄上衣，黑裙子，系皮带，肩章是布做的，但是也很漂亮。皮带上还佩带童子军绳，站岗时，还持童子军棍。衣服的颜色洗洗就变白了。他说，家里穷的也要穿，但尽量少穿，节省一点。不过，有活动的时候，一定要穿。比如，星期一的周会，在大礼堂里，向国父孙中山先生行礼，背诵总理遗嘱，听校长或者是训育主任讲一周的要求。还有童子军站岗、野营、救护演习什么的，都要穿童子军装。

莲花桥小学的童子军是很有名的。嗣兴就参加过一次在南京举行的全国性的童子军活动：露营清凉山。他说，“很光荣也很累”。该校还派优秀童子军叶童渊，去出席过在荷兰海牙召开的世界童子军大会。当时参加这个大会的全国不超过五名。

莲花桥小学开的课有：国语、算术、常识、社会自然、公民、美工、体育、音乐、童子军训练。路翎记得的是用蜡光纸剪动物，去山上采集植物标本。五、六年级还上农村做社会调查。每当学校要搞春、秋两次运动会、歌咏大会，好的歌咏节

目还要送广播电台播放。

嗣兴就是在这样一个学校环境中度过了他人生中最宝贵的一段时光的。这里抄录一下这所小学的校歌，把它作为了解少年路翎的一点参考：

1=f 4/4 南京市莲花桥小学校歌

词 吴研因

曲 狄之白

5 5 3 23 | 5 3 63 | 5- 2 • 3 | 3 5 4 23 | 1--0 | 5 3 22 • | 2 3 12
山水相依靠风景好，北极阁下莲花桥。谁是莲花小朋友们
3456 | 5--0 | 5 5 43 • | 43234 2 | 1--0 | 5 1 0 0 | 5 3-- | 5 5-- | 3 5
心灵巧，谁种莲花老师们勤指导，活动，实验创造，开大
4 3 | 2- 51 | 1--0 |
自然的窍要。

还没进幼稚园的嗣兴，母亲就教他识字，上了小学继父又让他写字。对于这些，嗣兴不大耐烦，他在“年谱”里写道：“这一时期继父张继东叫我每晚做功课和写大字与小楷，这持续了很久。但我的心思不在此，而在游玩，看一些课外书和连环图画书上。这习字，尤其使我痛苦。”也许正由于当年的这种情况，日后才害得胡风先生总要费力地给路翎改不清楚的字和错字，并得不时提醒他：字要认真写，标点也要认真点。

小嗣兴养了一小盒子蚕宝宝。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去看蚕吃桑叶。看过之后，把盒子盖上，但又怕蚕不出来气，又在盒子上钻几个洞。然后是去采桑叶。采桑叶须到北极阁才行，于是约了好朋友詹道宁一起去。他们爬上树，捉住桑树的

一杈枝条将桑叶捋了下来，放在衣袋里。有时也跟詹道宁到野外去捉蟋蟀，或是到处疯跑。

少年路翎最醉心的事还是放风筝。嗣兴手执风筝，詹道宁保驾，陆邦辉在后面跑。三个人不断地变换着角色。一直要到尽兴。有一回，居然想出了“给风筝送饭”的主意。也许他们已经感到有些饿了，但似乎自己的饿并不要紧，而风筝饿了是不行的。他们将一张白纸揪出一个洞，穿进风筝线里，借着风力，在飞跑中，把白纸一点一点地送到风筝上。可以想见，当白纸送到风筝上时，嗣兴和他的朋友们是怎样的高兴啊。

对于放风筝，路翎在几十年后仍念念不忘。他在《危楼日记》^①里写道，对孩子们放风筝，大人们“不过是望一望，顶多不过是想：又到了放风筝的时候了。这些孩子们是忘不了他们的习惯的……”“我从前是狂热地爱着这一类的玩意儿的，觉得它们是非有不可的。”他回忆，他曾与亲戚的孩子在一起，糊了一个大风筝，如门板般大小，他们奔跑、呼喊、拼命，然而风筝仍未放上天，结果挂在了树梢上。

嗣兴有时也“一个人在街头寂寞地走着。祖母和母亲每日给我三个铜板的零钱用，我留着在下午的时候买‘糖粥藕’吃，南京城这时有不少卖乡土风味零食的。有时候我也用一个铜子去撞糖彩。几年之间，撞末彩得到一块小糖的时候居多，只有一回撞到头彩得到糖宝塔，还有一回撞到二彩得到一个小菩萨。有时也买马肉筋和驴肉吃”。^②这段撞糖彩的生活体验，到了路翎1946年所写的小说《老的和小的》里，却生发出了绝妙的笔致。一个被儿媳妇赶出去，靠卖打糖罗汉生活的老女人，在一

文载《蚂蚁小集》第五、六、七期，此刊为解放前的地下刊物。

参见《路翎书信集》“年谱”部分。

个父亲被抓了壮丁的小女孩打中头彩的打击下，感到了绝望。她见四周无人，本想昧下糖罗汉，不给女孩。但绝望中，突然心头一动，她还是把糖罗汉给了那个小女孩，此时心中顿时感受到了一股生活的力量。而那小女孩则似乎从此看到了远处向她发出的光辉，“她紧紧地抱住了这个伟大的糖罗汉”，一反过去的胆小和卑怯，“突然地发出了一个尖锐的狂热的叫声，向前飞奔了”。在这里，小人物的伟大心灵在路翎笔下得到了真实的又是夸张的表达。

为了这段永不磨灭的印象，路翎在抗战胜利后曾去寻找过少年的梦。他是把南京一直作为自己的故乡的。在找到了他的这些好朋友后，他才感到：一切已经过去了。他很为惆怅，但生活就是如此，过去的是永远不会重现了。鲁迅曾有过类似的痛苦。他在小说《故乡》中几乎是绝望地喊道：“呵！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但又如鲁迅所说，“但要我记起他的美丽，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言词了。仿佛也就如此。”也许，这就是路翎从五十年代离开南京后，再也没有回去过的一个原因？

离南京不很远的龙潭，是蒋家大姑母的婆家。姑父宋少庭，是个小地主。祖母的一个姨侄女夫妇每年都请祖母去龙潭，这就是《儿女们》里的蒋秀英和黄润福。嗣兴每次都跟着去。乘火车到乡下，是少年嗣兴的节日。从1930年嗣兴八岁起，在以后的三、四年间，嗣兴每年暑假都跟着祖母去玩半月到二十天。他跟亲戚的小孩子一起采菱角，到池塘里划木盆，看农民种地，也到附近的水泥厂、小煤矿和小金矿去参观。龙潭夏季的农田、树木和竹林，长江里的航船，都在嗣兴的心中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儿女们》里，作者细腻地描写的蒋纯祖和陆明栋；两个少年人，在无比美好的黄昏，时而兴奋、狂热，时而忧郁、沮丧

的感情交替，两个少年人骄傲心灵的角逐，就是这段生活的升华。

路翎说他小时候很调皮，为了表示自己的勇气，曾从两层楼跳下来，同学们用被单在下面接他；也曾向傲慢的训育主任示威，爬到学校操场的钟架上去。八岁的嗣兴，与詹道宁“前往反省院，对着关着的大门砸泥巴，这遭到了反击，我们被捉去关在院子里，足有半小时。放出后，我们仍旧去砸泥巴，但砸完调回头就跑”。也因了这调皮，嗣兴九岁就学会了骑自行车。对他来说，这算是大事的。

嗣兴一家搬回南京后，一开始住在亲戚家里，后来搬过几次家，住得稍长的是严家桥十四号。这座路翎称之为“阴森的严家桥”的房子，坐落在水西门外，莫愁湖边。路翎所了解的船工的生活和《儿女们》里的王桂英，这个被大家叫做“安琪儿”，“拣果子的女郎”的，在湖边颇具浪漫情调的生活，多得力于他对莫愁湖边的记忆。当然，小说里的地点已由莫愁湖改到了玄武湖。说是王定和父亲留下的旧房子，不想翻修，让弟弟妹妹们住。作者这样介绍：“这房子埋在果树丛中，低矮而开敞，果树丛里杂草丛生，整个夏季漂浮着那种为果树园所特有的甜美的浓郁的气息……”这当然也是情人们喜爱的地方。日后蒋少祖与王桂英的私情及其暴露，王桂英的重新爬起来，走向报复社会的路，就是从这里开始孕育的。

作为徐家根据地的居所，还得推红庙四号。

红庙四号在现在的珠江路南，老房子已经拆掉，代之以十几层的高楼。当年的房子有三进，最前面的是一进平房，住的多是理发的、修鞋的、做小买卖的普通市民。徐家的人进出均从旁边的小路，绕过这趟平房，通过厨房到第二进院子。院子后面的二层楼就是徐家了。当年嗣兴住在楼上。除了徐家，楼

的另一头还住了另一户，不过以徐家为主。楼的后面的院子和房屋住的是徐家的亲戚，蒋家大女儿蒋蔚文的夫家。在《儿女们》里就是蒋淑珍、傅蒲生的家了。那个与她的小舅蒋纯祖有过一段爱情纠葛的傅忠芬则是他们的女儿。路翎在“年谱”里也写道：“红庙四号的后进那一处房子，是我们的亲戚傅（蒲）生和蒋淑珍一家住的。蒋淑珍是我外祖母的姨侄女，她的女儿傅京华、傅钟华与我很相熟。迄至抗战胜利后，我们从四川返回南京，他们也从桂林返回南京，仍住在那里。我的《财主底儿女们》的写作，有他们的生活素材。”

红庙四号 这处房子 也是路翎写《危楼日记》^①的观察点和描写对象。那些五花八门的职业，邻居们“日常生活”的光怪陆离，就是在这里精彩地上演着的。

这座房子后来由嗣兴的继父张继东出钱，以祖母蒋秀珍的名义用一万元“典”^②了下来。“典”期二十年。但据说原屋主与女儿一起去了台湾，所以，至今，徐家尚拥有房子的所有权。路翎妹妹的一个儿子好长时间都住在这里。从1929年徐家搬到这里，路翎的生活就与它结下了不解之缘：从这里到莲花桥小学去上学，去江宁中学住宿，到北极阁看望在气象局工作的好朋友化铁，去文化会堂排演《云雀》，去玄武湖庆祝解放，演出《反动派一团糟》，五十年代初，也从这里北上……

嗣兴从小酷爱读书，也爱写作，现在将嗣兴从七八岁开始到小学毕业前读的部分书目列在下面：《七侠五义》、《福尔摩斯查理探案》、节译本《堂吉珂德》、《浮士德》、《茶花女》、《侠隐

文载《蚂蚁小集》第五、六、七期，此刊为解放前的地下刊物。

② 房主因故手头暂时缺钱，将房子以少于实价的钱当给别人，日后可以再将房子赎回来，这谓之“典”。与典当物品的情况差不多。

记》、《四骑士》、《呐喊》、《西游记》、《红楼梦》、《三国演义》、《封神榜》、《水浒传》、《杨家将》、《济公传》、《说唐演义》、《大明英烈传》、《稻草人》、《寄小读者》、《子夜》、《家》、《灯台案》、《战争与和平》、《复活》、《穷人》……

嗣兴的作文是经常受到老师的表扬的，有不少还由老师向全班诵读。当时的老师、同学，可能谁也没有料到，他们听到的是一位小说家的早年习作。

第二章

“自我”觉醒的中学时代

一、西子湖边的憧憬

嗣兴从小学毕业了。他回忆说，毕业的时候，同学们唱着《毕业歌》，情绪激昂，但又相当沉郁。小学几年的生活一幕幕一闪而过，刹那间这一切都将结束。告别了心爱的学校和老师，要好的朋友也将分手，怎不叫人伤感！

从 1927 年春天，到 1935 年夏天，八年多一点时间里，嗣兴读完了小学。其间，因学制改革，降了一年，又留级一年。关于留级一事，路翎解释说，是有人改了他的分数。

小学毕业后，嗣兴报考了中央大学附中，未被录取，谁也想不到，十几年以后，路翎会喜剧般地任教于中央大学。在当时他是略感沮丧的，他转而报考了江苏省立江宁中学，被录取了。